

春
在
堂
禱
文

禊文六編補遺卷二

德清俞樾

沈雲翔先生四書體注評本序

自朱子章句集注出而有四書之名若宋趙順孫之四書纂疏明蔡清之四書蒙引發揮義蘊代有其書及功令以四書文取士而坊間所盛行則有若四書合講四書體注諸書與宋元以來諸儒撰述初意微有閒矣然先輩無不奉此爲圭臬故所作四書文皆與聖賢口吻不差毫末因文見道亦可貴也海甯沈雲翔先生乾嘉閒時文名手也嘗於四書體注本反復尋繹於事理切

當處用墨筆或硃筆點之於意義圓足處用墨筆或硃筆圈之而其所當發明者則以墨筆寫注於旁如大學首章注具眾理句旁寫體字應萬物句旁寫用字老輩人讀書無一句一字放過如此觀先生之於四書用力之深宜其時文之工也嗟乎時文之爲世詎病久矣雖然時文於何始乎始於經義也經義於何始乎自唐而有之矣韓文公於貞元十年應博學宏詞科試題有貳過論是卽經義之權輿宋王安石廢詩賦用經義而元初王克耘著書義矜式有破題接題有小講大講後講是又入比時文之濫觴夫自選舉之法廢不得已而

以言取士取之以詩賦徒爲風雲月露之詞取之以策
論不免勦說雷同之弊然則經義取士自是良法其始
原不過發揮大義而已其後乃始有此種種格式而又
必使合於當日語氣此無他焉求其精也蓋旣出於聖
賢之口則稍有一字之不安便如齊高厚之歌詩不類
夫人而知之矣今試取時文而讀之不必其爲國初
以來諸名家傳稿也卽近科庸惡陋劣之墨卷亦無不
說天德談王道果如其言出則人盡名臣處則士盡純
儒矣惜乎言之而不能行之也言之而不能行之而徒
以庸惡陋劣之文竊取聖朝科第宜乎人人之唾棄

時文矣其實取人以言弊固必至於此非時文之罪也夫庸惡陋劣之文誠不足以供國家之用然聲光化電之學異日用之以治國平天下果有合乎否乎毋乃所學非所用乎吾於是讀先生此書而有歎焉使作時文者皆能如先生講求書理無豪髮出入則時文之道尊或者猶可不廢乎昔先祖南莊府君亦有四書評本余刻以行世同治閒湖州府志藝文志著錄焉先生此書則其文孫旭初觀察寶藏之余願其謹守勿失將來或當大顯於世詩不云乎子子孫孫勿替引之余願與旭初其勉之也

韓國張浙雲詩文集序

有自古箕子國浮海數千里至於吳下踵吾門而求見者則張子起文字德軒者也手二冊見示曰浙雲集則其先德辨雲先生所爲也余受而讀之有詩有文詩皆近體格律謹嚴字句鍛鍊唐音也文則直抒所得不事修飾宋派也雖不多而皆有可傳又有科文經義一卷若稍遜焉蓋應試之作也宋邱宗卿言場屋之文如校人之魚與濠上異其勿信矣乎先生當其國變之初慨然傳檄於關西六十八州欲有所爲竟無所成而卒蓋亦有志之士是其人固不必以詩文傳而詩文亦足以

傳先生爲不死矣雖然先生韓人也而以浙雲自號且以名集何也蓋其先世固浙人也五代之亂避地而往往而遂家焉至於今幾及千年矣而先生猶惓惓焉有楚奏越吟之意其子德軒并欲求吾浙之張氏冀得其祖宗邱墓之所在及宗族世系之大略嗚呼何其思之深也余亦浙人獲託於桑梓之誼輒書數言以副其舊都舊國之思不足言序也

唐峻生墓志銘

仁和縣東北鄉有唐西鎮焉市廛闐溢人物豐昌其中有賢而隱於市者曰峻生唐君君諱型字典修唐其氏

也峻生其別字先世皆有隱德君生而穎秀入塾讀書輒倍常兒稍長喜縱論詩文往往屈其長老皆歎曰唐氏有子矣是時粵賊踞杭城唐西爲往來之衝寇蹤狎至鋒鏑之餘食玉炊桂無以自存活君慨然曰瓶之罄矣惟罍之恥今何時也吾老親在尙得執卷而吟唔乎於是棄儒而賈以贍其家君長於權算歲有贏餘及亂平家乃大起然有餘閒仍手一編不釋曰吾悔不十年讀書故以此補之也妻姚氏亦有賢行事舅姑孝事夫敬持身以儉待人以寬處婚喪不奢靡御奴僕不嚴苛事無巨細必躬親之積勞成疾先君而卒遺命戒二子

讀書無自棄時二子皆幼君自撫育守曾子之義不再
娶人皆義之光緒十年某月日以疾卒年四十有八君
素行爲鄉黨所推卒之日士夫咸惋悼焉後以長子貴
贈中憲大夫事蹟載杭州府志妻姚 贈恭人長子
人寅附貢生福建候補直隸州知州今升知府次子銑
縣學附生早卒孫文源保舉知縣心源光祿寺典簿某
年月日人寅等葬君礮陽村之原其狀乞銘銘曰
其業則商其志則士其行修於家庭其名孚於鄉里其
位雖不崇而名登於志乘其壽雖不耆而澤流於孫子
礮陽之原營茲幽塋葬石刻文傳示千載

劉母李夫人墓志銘

自泰西之學行於中國而海內爭言女學矣雖然詩不云乎彼君子女謂之尹吉蓋大家之女自有軌範如范史所謂端操有蹤幽閑有容者不必自女學來也惟天啟祐我 聖清篤生楚材以光輔中興大業而閩閩中亦有珍禕懿鏤之材焉吾於劉母李夫人見之矣夫人父李公湘鄉人抱道不仕而其弟忠武勇毅兩公皆中興名臣也夫人年十九歸同縣兵備劉君劉君本生父巡撫公諱蓉事蹟具國史有兄諱蕃以鄉團擊賊戰死無子乃以兵備公爲之子夫人旣來歸姑孔夫人哭夫

失明夫人事之謹晝夜扶持不離跬步家園中一蔬菹一果熟未進不敢嘗無何姑目復明人以爲孝感焉有兄公以候選道充神機營翼長治事嚴有忌之者兵備君微諷之則大怒久不釋夫人具禮服詣妣婦羅夫人與俱謁兄公拔地拜謝罪乃得解久之友愛過其初一日有告舍旁樹爲人盜斫者夫人使偵之則其族子也歎曰豈可以樹木之微而失親親之誼置不問其寬厚有禮類如此兵備君慷慨有大志從左文襄公西征度隴出玉門關音問疏闊夫人獨治家事綱紀秩然歲入穀僅三百石而延師課子孳幣必豐與親故周旋必從

厚十餘年中有無毘勉雖至親不苟有借貸而家用無
匱田日以增非夫人儉德何以致此及兵備君筦上海
製造局兼權蘇松太道事俸入優裕而夫人節儉仍如
曩時但益務施與湘人流寓於滬者必善爲之所或厚
資之使歸暑日則豫製綿衣及祈寒而頒賦之已則布
衣布裳雖經補綴不易蓋嗇於躬而厚於人終身如一
日也訓諸子必依禮法常曰吾不望汝曹綴巍科躋臚
仕但無失舊家槩獲足矣見其子作書曰書美惡吾不
知惟點畫端整自始至終無苟筆吾則以爲善耳居家
時嘗使其長子持瓦缶至所識家假鹽少許子偶折生

棘貫缶耳持以行夫人訶之曰棘斷則缶碎矣盍持以指勿謂小事可不慎也書云細行不矜終累大德夫人之意深遠矣夫人於諸次室皆待之以誠接之以禮視庶子若已子諸庶子亦親暱夫人不知非所生也光緒二十二年六月丁丑以疾卒於上海製造局公廨內室正寢年五十有一時方大暑天忽大雨以風人皆寒凜旣歛炎歊如初人皆異焉附近編戶之民於其喪之歸也扶老攜幼而哭送之曰吾儕安得復遇此賢夫人其歸葬也里婦村媪皆哭於其塋曰吾鄉安得復有此賢母亦可知其感人之深矣生丈夫子五國郁殤次亦殤

國郇江蘇候補道兼襲雲騎尉國郇分部員外郎國郇
候選知縣女子子二長殤次適江蘇候補知縣朱匡桓
庶子四國郇國郇國郇國郇於例不書以夫人無異視
故亦書孫三本炎本且本豫炎也殤孫女二光緒二十
三年某月日甲子國郇等奉夫人之喪葬本縣葛衝山
之原銘曰

天生楚材爲杞爲梓非惟須眉亦有女士懿歟夫人淑
慎爾止以相其夫以教其子孝於尊章友於娣姒愛均
鵬鳩恩逮葛藟女學未興女宗先起是真凱式敬告彤
史

胡伯成守拙齋遺稿序

余十五歲侍先大夫讀書南蘭陵卽聞有胡友右先生者古所謂倜儻非常人也自休甯徒步至常州白手起家豪飲能詩畫且工於奕善談名理余舅氏姚平泉先生贈以詩云君雖不帖畢精理盡通曉惜此經濟才乃以布衣老可以想見其人余至常州已不及見見其三子焉皆彬彬儒雅有聲庠序閒及道光之季余客新安館於休甯汪氏有胡子樗園來從余游則友石先生之孫也未半載青其衿而去余曰此胡氏佳子弟先生爲有孫矣其後余自中州罷歸樗園來見我於毘陵舟次

後余寓蘇又頻來詢問起居蓋以余一日之長甚拳拳也至甲申冬聞樗園之訃余寄一聯輓之自是厥後蹤迹稍疎矣乃今有胡栻字孟雲者至吳中求見則又樗園之孫也手一編見示題曰守拙齋遺稿蓋其父伯成君所作伯成君名徵自幼秀慧十一歲遇粵寇之亂自投荷池一日不死然自此改其常度夙慧頓減後竟偃蹇不善其終年僅三十有九王弇州文章九命七曰天折八曰無終豈果有不可道者乎此詩文二卷皆孟雲掇拾於鼠蠹之餘者詩雖不多而清婉有可誦之句諸論亦皆有所見其與弟書三首語語真摯性情學問可

見一斑嗚呼是又一胡氏佳子弟也而孟餘能讀父書
且多材多藝亦一佳子弟何胡氏之多才乎友石先生
遺澤孔長矣

馮伯淵考定文字議疏證序

元陸友仁研北雜志引丹陽葛魯卿之言曰晉宋人書
法妙絕未必盡曉字學蓋字學之失傳久矣自許君作
說文解字百餘年後至宇文周時黎景熙之祖名廣者
傳習古學已與許氏有異唐代盛行字林許學益衰宋
李從周著字通一卷末附糾正俗書八十二字如衣裳
必作衣常添減必作沾減規矩必作規巨心膂必作心

呂袒褻必作但褻負荷必作負何巾幌必作巾帥肘腋
必作肘亦斯乃篤守許書者然當時莫之從也明季空
疏許學遂絕 國朝經術昌明大儒輩出家有較長之
書人習能亭之學然余謂作正書不必盡依說文唐元
度九經字樣所引開成牒文乃通論也若作篆文必以
說文爲圭臬宋徐競以篆書名天下而不本說文至今
無一字之傳可知作篆不依說文所謂背繩墨而改錯
也余自中州罷歸壹意古學始學爲篆研究許書成考
正文字議一篇乃自爲作篆計耳吳下馮子伯淵見而
好之逐條爲作疏證根柢旣正援引亦精蓋伯淵爲景

亭先生之孫淵源固有自也余從前用錢氏大昕陳氏
壽祺之例舉說文中字人不習見而實爲經典正文者
得百餘字江君建霞爲作疏證今馮子又有此作何吳
士之多才乎余九九銷夏錄有文字不必盡依說文一
條與此頗岐蓋言各有當後之覽者勿據彼而疑此也
蘇州府長元吳三縣諸生譜序

唐制國學置生七十二員郡縣分三等有六十五十四
十三二十之差至明代而又有廩膳生員增廣生員
附學生員之別此今制所從出也我朝自
祖入關投戈講藝重道尊儒四海之內學校如林
世

列聖相承皆以崇尚儒術興起人文爲重其時文體
謹嚴風同道一凡經天緯地之才龍蟠鳳逸之士無不
起家學校雍雍乎盛世之休風也江蘇爲江南一大都
會而長洲元和吳縣爲附郭首邑尤人文之淵藪歷數
本朝二百餘年來若名卿相若賢督撫若循吏若儒
林出於長元吳三學者蓋不知凡幾此皆 聖朝德

化所涵濡山水菁華所薈萃而故家舊俗耳濡目染父
詔兒勉所培植而成之者也惟時代繇遠人數夥鉤而
其人又有顯有晦其家又有興有替當時三學之士越
至於今竟有不能舉其名氏者何以昭菁莪之樂育而

示桑梓之敬恭乎長元吳三縣舊有青衿錄而無刻本各家鈔錄罕有全者自經兵燹冊籍無存蒐訪非易於是其有錢乙生孝廉慨發大願勿合同人博求志乘諮訪父老凡碑碣之殘銘詩文之遺集遠紹旁蒐不遺餘力成國朝蘇州府長元吳三學諸生譜凡九卷蓋自順治至光緒一代爲一卷而歷任學政題名則冠之其首別爲一卷嗚呼備矣嘗考閩百詩先生之父牛叟先生有游泮圖簪金花乘白馬前導彩旗後張黃蓋是一介之士得游泮林其重如此今吳下迎學尙存其遺意百年之後付之飄風忍乎不忍宜乙生之拳拳於此編也

今歲 天子下明詔廢科舉歲科兩考亦皆停止然則三學之門無繼至者矣詩不云乎雖無老成尙有典型撫此一編尤可寶貴余七十年前老諸生也感不盡於余心溯回風而獨寫姑書此以報乙生不足以爲序也

杭州錢唐仁和三學志序

學校古無志也元袁桷延祐四明志分十二考九曰學校明趙時春平涼府志分十七門十曰學校後之修志者循用此例於是學校之制卽附見於郡縣志中而未
有專書至 國朝乾隆間國子監祭酒陸宗楷等撰太

學志進皇

高宗純皇帝病其體例未善重加釐

正爲

欽定國子監志六十二卷成均規制秩然

大簡借當時未援雍正七年

命天下普修通志

之例俾海內學校皆有專書也杭之爲郡乃東南一大

都會舊止錢唐一縣吳越時分

錢江二縣宋太平

興國四年改錢江爲仁和於是

仁和皆爲杭州首

縣功令郡縣皆建立學宮於是有杭州府學又有錢

唐仁和兩縣學

國朝二百數十年來此三學中人材

輩出極東南之盛而建置本末及一切典章文物惟畧

見郡縣志書缺焉未備丁君松生於咸豐四年應童試

入郡庠遵例行釋菜之禮瞻拜先聖以次徧謁名宦
鄉賢忠孝諸祠卽慨然有徵文考獻之思君家藏書又
爲浙西冠博采旁搜綿歷歲月謹遵欽定國子監志

體例成杭州錢唐仁和三學志手自屬稿未及寫定遽
歸道山猶子立誠修甫及令子立中和甫克成厥志豪
編觚錄遂有成書都凡若干卷 聖諭 天章恭錄

卷首次則爲廟志爲學志爲禮志樂志爲官師志爲選
舉志爲金石志爲經籍志爲藝文志爲祠祀志而凡掌
故之有關學校者爲雜志余甚欽丁君用力之勤而又
嘉修甫和甫之能成先志也善作善成丁氏有焉此書

一出宜必有踵其後者異時天下郡縣學校皆有志書於史部志書中別成一例上以副朝廷化民成俗之意下以堅多士守先待後之心學術正而人材出文治盛而國運強嗚呼此志之爲功大矣

何梅叟詩序

古大夫有九能焉其四曰使能造命五曰升高能賦七曰山川能說余謂此三者可兼也世未有使能造命而升高不能賦者亦未有升高能賦而山川不能說者詩三百篇多大夫行役之作昭明文選厥體尤多賦立紀行之目詩標行旅之名雖未必皆出於使軺要皆風雅

之遺響輻軒之外篇矣梅叟何君詩人也光緒甲申奉使山左得詩一卷曰齊詔集庚寅又奉使吉林得詩一卷曰雞林集余皆得而讀之其詩抒寫性情臚陳風土無體不工而雞林一集尤沈雄博厚爲識者所推服其秋邊感興十八首直逼少陵餘手不能辨也如君者非所謂升高能賦山川能說者乎余踰伏林下於時事罕聞見君之使齊余未有聞焉若吉林之役君實輔止齋鮑亭兩侍郎以行鮑亭罷歸寓居吳下與余時相過從曩時使事亦嘗約略言之案牘紛紜議論龐雜董而理之整而剔之君力爲多君之長於使命可見矣吾故曰

讀此二集而大夫九能得其三焉君近者所學益高長
安人海中蕭然物外與花農輩唱和爲樂更有出於古
大夫能事之外者惜余老矣未得相從於壇坫間他日
靈樵仙館全集刊成鯨跳鶴立之奇玉白花紅之麗必
將百倍乎是余雖老且病竊願更受而讀之也

譚中丞奏稿序

序初譚公以名翰林內歷諫垣外由府道起家而至開
府數歷中外勳高望重生平事蹟宣付史館卓然爲一
代名臣其歿也余旣以文文其墓道之碑又越十年而
公弟三子啟瑞官湖南衡永柳桂道刻公奏議八卷寄

余吳下請爲之序余行年八十有四又自仲春一病迄
今不瘳筆墨積唐懼不稱斯任且余所爲碑文垂四千
言公之事蹟備矣茲又奚言惟念公之以蘇藩入覲也

兩宮召對有辦事認真之獎及遣疏入又有克
勤厥職之褒公之簡在 帝心實在乎此今讀公奏

議竊有以仰窺

皇太后

皇上知人之明而

又歎公之克副斯言以不負

兩宮之意也公一

生治蹟先在蘇後在滇蘇以財賦甲東南部撥鄰協皆
倍他省而兵亂以來民力疲焉公上籌 國計下顧民

生如請減嘉定寶山二縣額米請減金壇縣抵徵漕米

皆於減賦 奏定之後推廣

皇仁他人處此無此

膽識矣至於禁淫祠禁煙館尤於吳俗有裨湯文正公
之後繼之者其惟公平滇則地本瘠苦財賦奇絀而控
御戎蠻保障黔蜀西南要區也公以一書生崎嶇戎馬
之間如勦辦猺匪勦辦古黑夷匪諸疏皆足見公之方
畧又如奏定鹽課比較分數嚴禁交私緬私以興滇利
籌建經正書院增廣客民進額以興滇學通省田畝向
來列入暫荒者仍請暫緩升科水災旱災蟲災地震兵
擾各屬錢糧隨時請免以蘇滇困嚴禁牛巢惡習查辦
臃撤妖僧以挽回滇俗凡此皆公之大存造於滇者也

公所至之處察吏安民整紛剔蠹莅一郡則一郡治莅一省則一省治此公之克勤厥職也地方之利病吏治之得失僚屬之賢否將士之功罪侃侃言之無所隱飾此公之辦事認真也公出承明而典郡不及十年卽膺節鉞天下皆歎其知遇之隆而不知其上契於 聖心者固有素矣余讀中庸一篇其前半重在知仁勇其後半重在一誠字公之克勤厥職由知仁而生大勇也公之辦事認真誠也然則公之所學可知矣方今

皇太后 皇上撫中原之多故憫時事之艱難旰食宵衣勤求上理倘得如公者數人布列周行將見封疆

之臣不文飾於章奏州縣之吏不推諉於簿書將帥之
官殺敵致果而不以冒濫爲功學校文師敦品勵行而
不以奇袤爲炫安見不蒸蒸日上胥天下而復見乾嘉
之盛乎公諸子皆賢必能讀公之書成公之志余則衰
病有加行且就木回憶公撫蘇時常相過從而吾孫陞
雲又與公子有同歲生之誼遺編展對警欬如新竊不
禁慨然有九京隨會之思也

陸存齋先生宋史翼序

往者國子監行文各直省徵求書籍君以家藏舊本善
者五十種進 天子嘉焉有校刊古籍潛心著述之

諭海內傳播以爲美談越數載余以例得重宴鹿鳴疆
吏上聞奉有覃心著述 恩旨先後十許年吾吳興一
郡乃有兩家皆以著述蒙 朝廷嘉獎亦云幸矣然余
咕畢陋儒章句末學平生於經子兩部粗有所得史部
則涉獵殊淺集部則家無藏書雖欲覃心其道無繇君
則自爲諸生時藏庋已萬餘卷矣及官成而歸藏書之
富遂爲兩浙冠君潛心其中日以著述爲事嘗於 本
朝欽定全唐文外網羅放失成全唐文拾遺八十卷續
拾十六卷余讀之已望洋向若而歎矣今哲嗣純伯觀
蔡又出君遺書宋史翼四十卷見示則較全唐文拾遺

用力尤勤而其功亦愈大考宋史卷帙最繁而遺漏仍復不少尤可異者張盥之傳謂其父泌自有傳而編檢宋史竟無張泌傳疑當時或實已具稿而編纂時失之也君所補列傳多至十七卷得百三十餘人其中多有昭昭在人耳目而宋史顧無傳非君蒐補無乃闕如歟宋史循吏傳寥寥十二人而程師孟已見列傳則實止十一人君所補五卷凡一百二十八人何其多也方技傳亦倍於原書然如徐神翁之類仍不屏入亦見其采擇之精矣其有儒林傳而無道學傳自有微意有隱逸傳而又有遺獻傳使王炎午鄭思肖之徒皆炳然史策

表彰風義尤深遠矣惟楊朴實佐太祖開基宋史無傳而茲亦闕焉殆以其紀見遼史歟余謂是書也以微顯闡幽之意爲徵文考獻之資非徒如唐文拾遺掇拾一字一句於於衰朽躓斷之中而已余於唐文拾遺已爲之序則於此書其又奚辭昔厲樊榭徵君著遼史拾遺二十四卷四庫著錄焉君此書踵之而作而精博過之惜王文敏後無請開四庫館者不得與厲書同備天祿之藏是則余所撫書三歎也

許子頌大令狷叟詩錄序

狷叟詩錄一卷乃許君子頌罷官後所作也君宰無錫

勤於政事嚴於捕務在任七閱月獲盜十五人逮治賄
犯十九人又無賴流氓岷十一人分別懲處如律自謂無
負厥職邑人亦無閒言忽登白簡以去莫之爲而爲者
天也莫之致而致者命也讀君之詩怨而不怒和平溫
厚有風人之遺其悲秋八首卽事八首憂時感事慨乎
言之而筆意冲淡寄託遙深有屈子行吟憔悴之意無
王郎拔劍斫地之音知其所養者深也詩皆近體無古
體而近體亦多七言人或疑之余謂詩之工拙不係乎
體之今古古體誠古矣然使人讀之回腸動氣曼聲長
吟不能自己則近體實較古體爲優金元好問著唐詩

歌吹所選皆唐人七言律詩凡九十六家得五百九十六首使後之好事君子有選國朝詩鼓吹者君詩之入選必多矣狷叟者君罷官後自號也昔吾鄉楊見山太守自常州守罷歸自號逸叟君自無錫令罷歸自號狷叟此二叟者可與唐時蔡叟並傳矣而皆以罷官後得之叟乎叟乎尙無負造物者之玉成此叟乎

江叔海東游草序

江君叔海今春有粵西之行不得志而歸復鼓興而游於東瀛壯哉游乎是行得絕句一百首於日本之風土人情及其山川名勝與凡賢士大夫皆見於詩古云誦

詩聞國政誦此一篇而日本維新諸政十得八九矣口
本自唐以來與我爲同文之國其文學皆得於我者也
及明治改元壹意變其舊俗效法西洋船堅礮利幾有
過之而無不及遂爲東方莫強之國雖然竊以爲此皆
其標也若其本則在上下一心君臣同德故能所向無
前戰必勝而攻必克世之君子以西學之未易幾及就
東人而謀焉盍亦反其本乎君以不習東人語言自笑
爲啞旅行啞旅行者東洋小說書名也余於東國賢士
大夫略識一二而風土人情及山川名勝皆未之詳非
特啞也抑且盲矣何以序君之詩雖然盲子夏不嘗爲

詩序乎詩有列國之風子夏雖盲能爲之序使君他日
鼓東游之餘興展輪而西徧歷英美俄法諸國得詩千
餘篇余雖盲旅行仍請濡筆而爲之序也

日本竹添井井左傳會箋序

余獲交於東瀛諸君子蓋自竹添君始丁丑之歲君來
見我於春在堂以詩爲摯余以君爲詩人也見而與之
言始知君與安井平仲先生有師友淵源之舊平仲先
生著有管子纂詁余讀而慕之君言先生於去歲亡矣
先生亡而吾國治古學者絕矣余乃知君非徒詩人而
又學人也及讀君棧雲峽兩日記於吾中國山川向背

物產盈虛歷歷言之如示諸掌又知君負經世才非徒沾沾於章句者既而君仕不得志引疾歸田蹤跡遂亦疏濶至去歲癸卯有嘉納君來見則君之快壻也言君自罷官以後覃心著述致力於左傳一書今年夏由領事白須君以君所著左傳會箋寄示蓋以其國金澤文庫舊鈔卷子本參以石經及宋本而精刻之其所爲會箋則博采諸家斷以己意仿朱子集注之體而用鄭氏箋詩之名觀其所采輯在其本國者七家曰中井氏增島氏太田氏古賀氏龜井氏安井氏海保氏皆吾中國所未見之書而其采自中國者則自顧氏炎武以下凡

二十九家而余之譏陋亦預焉嗚呼其所采博矣合衆說而折其衷務去其非以成其是體大物博其猶在安井先生管子纂詁之上乎然則君眞學人矣是年秋君以書來求序其書洋洋千餘言大意謂學孔子之道不當求之空言而當求之實事左氏因春秋經而爲傳二百四十年事實備焉故將出其所著論語會箋而先出此左氏會箋以左氏乃洙泗之津梁也味君之言蓋欲以經術治世其所見有在訓詁名物之外者而學人又不足盡君矣余長於君者二十有一歲君自言扶杖乃能行余則雖扶杖亦不能行每日坐籃輿使二人舁至

外齋小坐而已衰積如此奚足序君之書然念往者余曾序君棧雲峽兩日記矣今又何辭焉姑書此以副君來意異日論語會箋出或亦當采及鄙言能再寄我一讀乎

胡效山觀察西湖詩錄序

海內士大夫至杭州者未有不游西湖而游西湖者大率皆有詩然則西湖詩之多宜爲天下名勝之冠矣惟皆散見於諸家之集未有彙萃而爲一集者明徐懋升著湖山詩選六卷選古今詩家得四百六十八人可謂富矣然其書今罕傳本未知藏書家尚有之否 國朝

雍正閒李敏達公修西湖志采詩甚多然志書自有體
例不能備載而自敏達修志以來垂二百年湖光山色
風月常新士大夫游覽其間興往情來唱妍酬麗謝朝
華而啟夕秀爲西湖志所未收者何可勝數散玉零珠
莫爲收拾甚可惜也胡效山觀察生長日下游宦秦中
雅慕西湖之勝比年以來安車就養往來江浙嘗再至
西湖晴好雨奇已得其大概而猶以未得遍探南北諸
山爲憾每讀前人西湖詩低徊吟諷不能自己遇有佳
者輒手錄之積久益多遂成西湖詩錄如千卷所錄皆
國朝人詩而其已見西湖志者卽不復錄故乾嘉以

後諸人所作爲多又用唐令狐楚元和御覽詩例同時
之人亦皆入選故雖余之作得濫列焉是又於明徐氏
湖山詩選之後森然起例者也君自少以詩鳴京師貴
遊子弟多從學詩今年逾七十吟興不衰黃涪翁所謂
翰墨場中老伏波也自功令廢詩賦而雅坵騷壇日就
零落西湖花柳亦稍稍減色有君此錄猶想見乾嘉盛
時湖山歌舞文酒讌游之樂余自同治戊辰主講訪經
精舍凡三十一年歲必再至西湖而不能小有纂輯君
游履偶至哀然成書余深以爲愧乃承不棄每一卷成
必先以示余俾得預參校之役又深以爲幸僭書數語

以慶其成異日復有李敏達出重修西湖志吾知必以君此錄爲金玉淵海矣

羅陶龕先生語錄序

陶龕先生乃羅忠節公族昆弟也與忠節同起諸生募勇殺賊及從曾文正公以師援江西忠節統中營先生統右營同解南昌之圍後因其弟信東先生死於戰告歸奉母遂不復出使先生終身從事行閒則其功績當不在忠節下乃忠節赫然爲中興名臣卒成大節而先生竟以角巾布衣老使後人徒讀其陶龕先生傳則幾以先生爲晉之五柳先生或唐之醉吟先生矣先生有

令子申田觀察以名翰林宦游吳中出先生遺書語錄一卷見示屬爲之序余受而讀之歎曰應仲遠不云乎儒者區也有通儒有俗儒如先生者古之所謂通儒也先生之言曰孔子以容納衆學爲聖竊因先生之言而推之楊墨之說孔子時已有而孔子不與辨也至老子則且尊之爲師晏子爲墨子之學者則且與之爲友此外若接輿若荷簣若荷篠丈人若長沮桀溺無不惓惓有汲引之意孔子之道大故無所不容也孟子則不然與楊墨辨與告子辨陳仲子一世高士亦必與之辨此孟子所以爲孟子也先生有見於此故容納衆學以成

其學宋之陸象山明之王文成談理學者無不痛斥之
幾比之龍蛇洪水先生則於陸氏王氏之學皆有取焉
豈獨如此而已其廣喻一篇引楞嚴經引般若心經引
金剛經雖佛氏之書亦取以證古學使先生至今猶在
讀泰西儒者之書於其所謂哲學亦必有取無疑焉嗚
呼先生惟容納眾學故無所不通先生惟無所不通故
處則可以爲儒出則可以爲將乃吾讀其體道篇則又
有說焉其第一則曰天以大而覆人地以大而載人聖
以大而化人賢以大而容人慨然曰先生之通先生之
大也其第二則曰莫一於天道而四時百物以呈莫一

於性體而千變萬化以出又憬然曰先生之通先生之一也夫道一而已矣而事物之變則雖萬而未已也以道之一貫事物之萬此孔子所謂吾道一以貫之也今之學者徧讀夫萬國之書博考乎四民之業而於吾儒所童而習之之四子書則曰姑舍是姑舍是嗚呼徒求之於萬而轉失吾所謂一是又不足以讀先生之書矣
涇縣朱氏張香支譜序

朱姓之始蓋有二說蔡中郎集有朱公叔鼎銘云微子啟以殷王元子封宋啟生公子朱其後氏焉則以朱姓爲殷之後此漢以前之舊說故後漢書朱暉然注引東

觀記亦云宋微子之後也唐書宰相世系表則言朱氏
出自曹姓顓頊之後武王封其苗裔於邾後爲楚所滅
子孫去邑爲朱氏考廣韻一書本於隋之陸法言而十
虞部朱字下亦云邾亡之後子孫去邑氏朱則亦隋以
前舊說矣六朝最重譜牒必有依據未可執中郎鼎銘
而疑之也自唐世系表專主邾國之說鄭樵通志亦復
同之朱子大儒豈不能自考其所出者而其作世譜但
自茶院君始爲顓頊後爲殷商後不置一詞蓋流傳既
遠莫得而詳矣廣韻言朱氏有四望沛國義陽吳郡河
南朱子自言望出吳郡此必有本故朱氏之譜但當言

吳郡舊望茶院後裔此外可無及焉然自茶院以下支派亦極紛繁未易董理今年夏涇縣朱念陶觀察自滬上來書其族人新修家譜求爲之序問其譜曰張香派也蓋自茶院君傳至蘆村君而生四子曰緯者其長子也實始遷涇居張香都而爲張香派之祖緯之孫曰旺者遷青陽爲青陽派曰榮者遷花林爲花林派是又張香之別派矣然張香一派又各自爲派若李村若姚村若徐村若謝塘若杜城悉數之而不能終嗟乎瓜縣椒衍一至於斯然則修譜難矣道光初朱蘭坡前輩修張香家譜託始於第二十世成叔公而以前略焉慎之

也今譜主筆者爲定遠教諭君夔託始於二十六世鄉賢公而以前略焉尤慎之也與朱子之託始茶院君其意正同朱子雖非張香一派實同出於蘆村蘆村之次子曰絢者遷於建陽爲建陽派而朱子出焉躬膺道統名躋十哲今婺源朱氏猶有五經博士與曾冉諸氏同垂罔替何其盛歟詩不云乎教誨爾子式穀似之此譜雖止託始鄉賢公然鄉賢公以下已十一世其子孫衆矣譜成之後吾知父詔其子兄勉其弟皆油油然有式相好兮無相尤兮之意且孳孳然有夙興夜寐無忝所生之思雖中下之材咸克樹立而俊偉高明之士亦必

出乎其中以道德文章爭自磨礪安知涇縣之朱不與
婺源之朱前輝而後光乎故不必問其爲高陽後爲殷
商後卽此可以深長思矣此吾序朱氏譜而重爲朱氏
望者也

外弟姚少泉所著書序

余讀漢書藝文志道家兵家醫家皆有黃帝之書何漢
時黃帝遺書之多也旣而以心之萬物萬事同出一源一
者何道而已矣黃帝旣爲道之祖則卽爲兵家之祖
亦卽爲醫家之祖夫固一以貫之者也余外弟姚少泉
自號遁天子喜談道與余同寓吳下時相過從每見必

談道此一卷皆談道之作也其中所論如天體陰地體陽天藏氣其性寒地抱火其性熱命由天賦性由地生皆前人所未發而言之厯厯實有所見余每歎自漢以來談道之書無慮千百種而自參同契以下無不寓意鉛汞駕說龍虎如晉人清談如楚客廋語令人誦之茫然不解君之書明白曉暢不爲虛誕之詞不爲艱深之語幾於白太傅詩老嫗能解矣惜余鈍根人仍茫乎未得其門徑耳此外尙有兵家言若干篇醫家言若干篇余與君論兵最喜其兵貴藏鋒一語有合乎孫子所謂藏乎九地之下動乎九天之上者至其論醫亦多心得

余固執廢醫之論者姑勿論也君自幼好奇不屑爲章句之學嘗一入袁端敏幕中亦旋即棄去不顧今廝吳下老而且窮又無子與妻沈宜人白首相莊怡然自得少於余八歲而耳目聰明手足便利其壽殆可至百歲所謂得道者歟兵也醫也皆道也君之談兵也談醫也皆其談道也余故書此數語以弁其全書君得無笑余之強作解事乎

聽香吟草序

蕊仙女史偕其夫自南昌出鄱陽湖沿江而下道滬上以達杭州訪我於俞樓而余不在又由杭而蘇訪我於

春在堂先呈詩四首及見又呈詩六首自稱女弟子願
居曲園門下余笑曰吾非隨園不敢受也顧其詩皆清
新可誦因受其詩而返其柬女史乃以所著聽香吟草
求序詩皆近體然詞意深穩句調輕圓如初寫黃庭恰
到處好無骯骯之音無聱牙之句詩主溫柔固宜如是
就閨閣中論詩尤宜如是若必襲漢魏以爲古摹韓蘇
以爲豪轉非閨人本色也女史父靜齋先生宦吾浙宰
永嘉有政聲女史生於浙長於浙父歿始還江右及笄
歸遜梅何君何君蜀人亦雅士也台盞之夕卽以詩篇
贈答唱妍酬麗笙磬同音自趙管以後七百年來無此

韻事矣女史在浙卽耳余名慨然有一見韓荊州之意
乃求見而不可得欲購余春在堂全書又不可得積想
之深已逾十稔何君曲成其志不遠千里江橋海撥坦
率偕來踵門求見一見之外無他求焉古之人古之人
未可望於近世矣余喜女史之能詩又嘉其志故如其
請而爲之序且以余詩二十卷贈焉女史年方三十有
一苟能自得師異日詩學必有更進於是者余雖耄老
當猶及見之也

二蘭吟序

天下物必有偶晉國之環則有兩焉豐城之劍則有二

焉惟人亦然二鮑二龔二陸二謝見於前史指不勝屈
矣乃吾讀二蘭吟而有異焉二蘭吟者二女史之詩也
江西有張蕊仙女史才女也其名曰佩蘭廣西有張梅
痕女史亦才女也其名曰貞蘭此二女史者姓則皆張
也名則皆蘭也嘻異矣夫張姓連天同姓張不異異乎
其同名蘭也蘭有國香人服媚之同名蘭不異異乎其
同姓張也其姓同其名同或亦如檄欖木威柯分而條
合者乎一在江西一在廣西地之相去千有餘里乃梅
痕適從其大父游宦豫章得與蕊仙相見而二蘭於是
乎始合此酬彼唱異曲同工爰有二蘭吟之刻今年春

蕊仙見我於蘇州出二蘭吟求序并言梅痕亦雅慕余
名嘗言一見曲園雖死不恨何二女史皆惓惓於余如
此余取而讀之二女史詩功力悉敵可爲今之兩美且
蕊仙聽香吟草詩皆近體而此編則頗有歌行睢渙合
而成文固勝於獨絃之歌乎唐詩有光威哀聯句一首
光威哀者三姊妹名也失其姓故以名傳彼同姓姊妹
三人三名此二姓姊妹二人一名傳至千秋尤爲韻事
余得挂名其間亦自幸焉

修月女史遺稿序

修月遺稿一卷乃汪君允中元配吳孺人所作而汪君

以此稿寄示且求一言以張之則又本其繼室張孺人
之意也余讀其詩首篇云古來女子工吟詠也冠周南
第一篇則其懷抱不凡可見矣詩多與汪君唱和之作
或傷離惜別或促坐聯吟殆所謂樂而不淫哀而不傷
者乎是固得性情之正矣余既美吳孺人之詩而又歎
張孺人之賢夫二女同居其卦爲睽况不同居睽當益
甚乃張與吳後先相嬗不爲更弦之琴瑟而爲同音之
笙磬惓惓焉以其遺稿介其夫子以求序於余不賢而
能如是乎張孺人名慶雲歙人自幼能詩喜讀余書有
句云何日西湖同泛棹擔簦負笈侍俞樓其意趣可想

余嘗爲汪氏四節圖記四節者汪君之姑三人姊一人也一門節烈焜耀千秋今又讀修月遺書而并得以見慶雲女史之賢而且才何汪氏閨闈之盛也余素不以袁隨園廣收女弟子爲然凡以金釵作贄者皆謝不受張孺人雅意所不敢當然人才實難況在中輟苟得其人又未嘗不臨風而三歎也故序修月遺稿而牽連及之不自知其畜之瓊璫矣

俞湖隱封神詮解序

邱長春西游記乃記西域地理者故錢竹汀補元史藝文志入之地理類世俗所傳西游記衍義非邱作也乃

有悟一子者不知何人爲作西游真詮而此書居然談道之書矣封神傳荒誕不經更甚於西游士大夫不屑寓目然夷堅志載程法師能持那吒火球呪則那吒風火輪事亦必有本陶宏景真誥載建冢埋圓石文云五方諸神趙公明等余考之左傳疏知卽晉侯之夢所大厲也則趙公明亦實有其人作此書者殆亦博覽古書者歟仁和有俞君者名景自號湖隱仿悟一子評西游記之例作封神傳詮解其設想之奇會意之巧與悟一子異曲同工而此書亦居然談道之書矣夫道無所不在也莊子不云乎道在螻蟻在稊稗在瓦甓在屎溺夫

至屎溺猶可以見道況此洋洋數十萬言之文字乎推而言之西廂記臨去秋波一語可以悟禪上大人孔一己童子習書做本也而白雲禪師以舉示郭功甫雲淡風輕近午天兒童所讀千家詩首篇也而張界軒謂此詩備陰陽四時之氣然則吾人苟於道有得隨所見而皆有合焉豈必參同契陰符經而後可以談甲邊庚內之功見虎存龍想之妙哉俞君與余同姓同爲浙人而余不之知鄒儷笙先生得此書於蟬斷良朽之中而塗乙幾不可辨識乃以數年之功董而理之手自繕寫遂成定本其哲嗣景叔大令余門下士也出以示余余讀

一過而歸之景叔俾珍藏焉方今卮言日出東西洋新
小說風行一時而頗多離經背道之言固不如讀先生
此書使人悠然而有會矣

日本島田君古文舊書考跋

右島田先生古文舊書考四卷先生乃篁村先生之子
而其母又宕陰鹽谷先生之孫名家女也先生耳目濡
染學有本源自少癖嗜古書而又以其師井井先生之
薦得窺中祕之書故所見舊書極夥每得一書紀其每
葉幾行每行幾字及其篇幅之廣狹參考其異同得失
以成此書舊鈔本爲一類宋槧本爲一類其本國刊本

爲一類中國自元明以來及高句驪所刊本爲一類都凡五十有七種余略一流覽旣歎其讐枝之精又歎其所見舊書之富也如舊鈔本春秋集解所標識經傳字皆在欄上乃初合經傳之本文選神女賦王字玉字猶未互誤與西溪叢語之說符合之本皆吾人所未克目覩者也先生博考之而加以慎思詳辨之功宜其爲自來校勘家所不及矣余見聞淺陋精力衰積烏能贅一詞惟念往者曾文正公嘗許余爲眞讀書人余何人斯足當斯語請移此四字爲先生贈

書王文成公書札後

王文成公書札共五通皆與士潔者士潔不知何人前
數通稱士潔侍御後一通稱士潔謝明府稱謂不同然
其人爲謝姓則無可疑矣明史王文成本傳宸濠反守
仁急趨吉安傳檄勤王御史謝源伍希儒自廣東還守
仁留之紀功此士潔疑卽謝源名源字士潔義正相應
書中又與伍廉使並言蓋卽謝源伍希儒也此二人文
成固使之紀功者而功冊乃以倡義起兵歸之二人故
文成譏其自相標揭情事正合其前稱侍御後稱明府
則不可解按本傳稱諸同事有功者廢斥無存或謝源
卽以此貶謫改外乎書中言吾子屈志未伸表揚宣白

所不容已若致書當道則恐不能有益於吾子而適以自黷於情事亦甚合也此冊今藏瑞安蓉樓葉君家其令子仲詵大令出以見示率據所見書數語而歸之葉君父子皆精於鑒別不知以吾言爲然否也

書日本人日新學報後

大學一篇發端卽云在明德在新民是大人之學固以新民爲主乃中庸又云溫故而知新似乎新卽在故之中不善會之所見皆故也苟善會之無故非新也能於故中求新斯日日新矣日本鈴木君以其國人葛岡君所出日新學報見示余觀其首載長岡君之言建新國

易修舊國難竊以爲建新國者新之而已修舊國者不能盡舍其舊而謀其新則宜卽故以求新是故周之徹法因公劉之徹田爲糧而新之也周之軍制因公劉之其軍三單而新之也此所以周雖舊邦而其命維新也長岡君與嘉納君爲贊助此報之人皆與吾有周旋之雅篇首卽摹刻其像每一展對如對故人請以吾言質之兩公或笑曰曲園猶故吾乎

徐母費太夫人墓表

光緒己卯余旣葬內子姚夫人於右台山時往來於注相寺前見去寺半里而遙有馬鬣隆然而高者詢之士

人云此冢宰錢塘徐文敬公先世發祥之祖塋也時余
主講詒經精舍公裔孫花農侍郎方爲孝廉日就余請
業因從而詢之則知爲文敬公之大母費太夫人之墓
蓋文敬公大父新甫公自明時已葬三台山費太夫人
至國朝康熙時始卒後人以兆域久安不欲震驚因卜
地於此其祔葬者則太夫人之第三孫文敬公同懷弟
涵三公也當時花農乞余爲太夫人墓表日久未就今
忽忽二十餘年矣花農方直南齋署兵部右侍郎公暇
則手輯誦芬詠烈後編以述先世之懿美因以太夫人
事實寄余重申前請余與花農交旣深且兩家松楸之

地又相望則表太夫人之阡者固知非余莫屬也謹按
太夫人姓費氏浙之錢塘人杭郡庠生安所公女也性
至孝有賢德且工書善畫同里徐思槐公諱守桂在明
時隱居錢塘江澚聞太夫人賢乃爲其子新甫公委禽
焉新甫公諱日隆以先世龍山公在明正德時通籍忤
權貴出知江西臨江府自此戒子孫勿輕仕進故思槐
公父子猶守祖訓皆戢影家衡新甫公生五歲爲明萬
曆己亥母屠太夫人卒其三年辛丑繼母童太夫人來
歸又十四年乙卯太夫人年十七歸於新甫公蓋萬曆
四十四年也新甫公事繼母曲盡孝養太夫人體公意

奉侍惟謹時思槐公設帳授徒門外踵相接有業成而貧不能歸者思槐公輒還其修脯并助資斧而遣之或有時不繼謀之童太夫人童太夫人必與太夫人商推皆悉力籌畫以贖其其成新甫公性仁厚而慷慨有氣節值歲暮有鬻女於門者公問故曰無以償官錢也公曰是不可問所短幾何曰二十千卽返身至內謀於太夫人取錢與之命携女去曰吾以貸汝可携以償官逋勿再售女又一日聞鄰舍某妻虐撻其婢幾死公與太夫人又憫焉令僕姬往說曰爾買婢之值幾何與其撻而死曷若賣之尙可得金歟其妻曰此等人尙誰欲乎

媪給之曰吾主翁將置妾吾若先容可得厚值也其人
喜可獲利遂釋之媪具以告太夫人急質簪珥贖之歸
爲擇良奧而壻焉後此婢生子往來不絕太夫人往視
之有若己女新甫公在日有舊友缺乏向公稱貸後其
友死遺孤不能歸新甫公欲送其櫬還鄉太夫人亦出
資助之且請公焚其券其厚德類如此人多不及知也
己未冬童太夫人卒新甫公泣曰吾大父見槐公生五
歲而喪母繼曾祖母潘太夫人撫之見槐公侍左右者
三十年吾母之慈愛無異潘太夫人而吾得侍膝下者
又少十年天胡不使吾母亦享大齡如潘太夫人壽至

八十外耶於是日夕啜泣每上食時必跪苦次親調金剛經數卷太夫人以思槐公在堂恐傷厥考心勸公節哀以和顏事父時思槐公已五十有二不再娶新甫公與其弟正隆奉盤匱而潔修隨其飲饌多太夫人親製未嘗假手童僕時有聞新甫公名欲辟爲臬掾公將辭問於太夫人太夫人曰吾家自龍山公後久不樂挂仕籍矣有田數畝足與夫子偕隱也公遂謝所辟時當崇禎末天下大亂新甫公深以爲憂十三年庚辰閏正月思槐公卒新甫公號慟日甚幾不能起曰曩有父在是以母喪吾尚偷生今父已亡矣國事又岌岌吾生亦何

樂乎於是毀瘠益不可支太夫人雖並在哀痛恒以窀
窆未安慰公因思槐公元配屠太夫人已先葬婁家山
至是新甫公乃奉思槐公童太夫人合葬三台公山蓋
其地爲思槐公手定也新甫公旣丁父憂不茹葷不飲
酒以悲鬱所致得喘疾至次年辛巳六月遽卒太夫人
悲痛不能進飲者數日子翼鄰公欽安素賢孝尤慟嚴
親又慮慈闈年高日夕勸慰太夫人乃命翼鄰公奉公
喪祔葬三台山思槐公之次是時正屬明季翼鄰公雖
已游庠而無志進取及服闋而明已亡惟藉授學以供
甘旨我朝順治四年八月二十有二日翼鄰公長子

冢宰文敬公生是日太夫人方假寐夢一鶴行於庭既而飛之闔內欲視之而醒比試啼太夫人喜曰此子相殊不凡或大興吾宗乎未幾文敬公弟粵翰公生太夫人曰此子亦貴至涵三公生太夫人曰此子秀矣如秉質稍弱乎後文敬官吏部尙書爲時名臣粵翰公以知縣官廣東四川亦稱循吏涵三公則太夫人沒後以悲亡甫十有八歲也翼鄰公配王太夫人嘗歎曰吾姑之所見真遠矣當康熙六年太夫人壽登七秩翼鄰公率三子承歡荀龍賈虎聚於一堂人皆羨焉又二年翼鄰公卒太夫人心焉傷之幸文敬公已成立而子婦王太

夫人茹痛事姑奉饌必豐而持家以儉太夫人因得安
神閨房頤性養壽十一年王子文敬公服闋舉於鄉明
年成進士入翰林太夫人始喜動於色語粵翰涵三兩
公曰爾兄今入詞館足繼龍山公而起且可慰爾祖爾
父於地下矣文敬公以散館入都太夫人春秋高未敢
迎養王太夫人亦以姑慈不可遠行遂率粵翰涵三兩
公俱留杭侍奉王太夫人日不離左右而粵翰涵三兩
公朝夕侍馨歎奉湯藥間入子舍竊問侍者取親中裙
廁胸身自澣濯復與侍者不敢令王太夫人知而王太
夫人夜禱於天願以身代涵三公聞之跪而請曰吾母

支持家政所繫者大何可減萱齡乎無已不如減孫齡以益祖母之壽也王太夫人曰爾年幼不知吾自有吾志涵三公曰兒亦有兒志也遂焚香默禱請以己算益祖母及太夫人疾革文敬公以承重奔喪歸一慟幾絕水漿不入公口者七日涵三公曰吾兄經濟正遠當爲國惜身以顯揚爲孝弟已告天將往事祖母矣乃舉平日詩文授文敬粵翰二公握王太夫人手跌坐而化蓋距太夫人之歿一百有十八日云文敬粵翰二公以新甫公葬三台久乃奉太夫人卜葬於法相寺前而以涵三公祔焉從其志也葬既畢二公廬於墓次有芝生

廬旁雙鵲巢於柏上人以為孝思所感云文敬公服闋
入都供職除諭德重題墓碣相國文穆公致政歸重修
之光緒乙未花農侍郎自廣東學政報滿乞假回籍祭
掃又修之近年又加葺焉今宰樹蒼然見者知為其遺
釋方長也太夫人生於明萬曆二十六年戊戌二月十
五日戌時卒於我朝康熙十五年丙辰二月二十日
丑時春秋七十有九孫文敬公曾孫文穆公貴新甫公
累封光祿大夫經筵講起居注官太子太傅東閣大
學士吏部尚書翰林院掌院學士太夫人累封一品
夫人光緒二十七年花農侍郎又以太夫人節孝言於

錢幹臣比部具事實達禮部 賜旌表入祠建坊新甫

公子一卽翼鄰公欽交明邑庠生 累封光祿大夫經

筵日講起居注官太子太傅東閣大學士吏部尙書翰

林院掌院學士長孫文敬公也次孫粵翰公也三孫涵

三公也曾孫文穆公諱本經筵講官軍機大臣南書房

行走太子太傅東閣大學士卒贈少傅 賜祭葬入祀

京師浙省賢良祠次曾孫林臺灣海防河務同知以孝

子 賜旌又次杞以翰林起家官至西安巡撫內升宗

人府府丞又次亨時官江西安安府知府又次柄官江

南淮安府海防河務同知元孫二十四人以烜其長由

翰林官至經筵講官內閣學士兼禮部侍郎銜署禮部
左侍郎景熹以翰林官福建鹽法道餘皆以科第仕宦
世其家孫女一人曾孫女八人其長以孝女旌元孫女
十二人東閣大學士錢塘梁文莊公禮部尙書高郵王
文肅公皆其元孫壻也今花農又署兵部右侍郎余贈
以楹聯云四世備歷六官九代俱封一品蓋紀實也太
夫人性仁厚而雅愛施予當明社旣屋浙東避亂者紛
紛西渡舟人昂其值或不得登至爭舟而溺者甚衆翼
鄰公請於太夫人具義渡二泊於西興有西徙者皆載
之過江東渡者亦然如是往復終日不取一錢或遇病

者則留而醫藥之俟病愈聽其去皆太夫人出資以成其美當時全活者不下萬人至今江上猶有義渡則太夫人母子之遺也又以附近荒田甚夥命翼鄰公導民蓄水以種稻不數年綠畦滿野水旱無虞其能見其大類如此乃爲銘曰

翳雙高之拱峙兮接三台之渾淪問深山於何處兮有古寺之鐘聞紆金繩之覺路兮與鷲竺而並論惟徐氏之積慶兮鍾遺澤於雲昆母賢子孝而孫繩繩兮荷

丹詔之類溫昔高躅以偕隱兮今光大夫朱門果操何術以致此兮惟慈惠與寬仁豈持盈而後保泰兮實厚

德之取法乎坤况冰霜之勵節兮樹綽楔於雲根身沒而迹愈顯兮世雖異而名尊余家松楸之相望兮若卜里之有鄰述熊丸之往烈兮媿祖硯之貽芬知明德之濟美兮固世世有達人欲昭彤管之煒兮請先視乎斯文

陸母邱太恭人八十壽序

粵在闕逢執徐之歲 皇上御宇三十年恭逢

皇太后七旬萬壽鉤鈐明延嘉生胥天下圓顯方趾同游於仁壽之宇而陸母邱太恭人適於是歲稱八袞之觴蓋亦 壽考作人之效而積善餘慶之徵也凡在播

楊之戚孔李之交咸願奉觴爲太恭人壽而屬余以一言爲之先余問其生日曰六月九日余因用古卦氣直日法而以北齊天保歷推之則是日也直履卦之六二爻其辭曰履道坦坦幽人貞吉憬狀曰此良日也太恭人生於是日其有以應是德乎說此爻者皆曰履道尙謙不喜處盈居內履中履道之美以太恭人一生行詣務之經說信有合矣按太恭人爲橫川君第三女厥考以名進士作牧合於粵西固名族也生三齡而失恃依其姊以長自垂髻以及於笄惟姊言其聽婉婉聽從所詣履道尙謙基於此矣及其歸陸君葦笙學博也年二

十有四矣時君姑在堂以陶嬰之高節際桑榆之暮年
太恭人偕姊妯輩奉侍惟謹出入扶持不離跬步疾痛
疴癢抑按搔摩一嚮之旨一果之甘從其所嗜而敬進
之曹大家所謂婦如影響焉得不賞者歟先後宛若都
盧五人太恭人班於其間相得甚歡有愉婉之容無詬
誶之聲雖戚獲侮甬不聞其疾言不覩其厲色凡此者
皆謙德也使太恭人而長此居常處順安神閨房之內
優游細旃廣廈之間愉愉焉翬翬焉譎女師窈窕德象
之篇以見其珍禕懿鑠之美則所謂履道坦坦者可爲
太恭人信矣乃太恭人所履則固不然咸豐之季大盜

起於粵西蔓延於常羊之維而吾杭實終受其毒庚申
辛酉間杭城再陷市廛煨燼人物流離衣冠之族淪於
塗炭不可勝計太恭人當杭之始陷也偕學博君奉其
病姑挈其子女避居城外旋由鎮海之定海由定海之
上海江蘄海撥轉徙靡常其時輪船猶少船以帆行瀆
倫澎瀛之中沫飛濤起之際片席高挂鑿行其間危險
萬狀六十餘日始達於滬倣而蘇臺亦陷乃又由滬而
還甯波由甯波而還紹興卜居於陶堰而上海而如皋
艱難辛苦百倍於前噫所履若此烏覩所謂坦坦者乎
乃太恭人陽陽如平常上事衰姑下撫細弱雖有播遷

而無隕越然後知有常而有變者事也有亨而有屯者
時也善於履道者雖變猶常也雖屯猶亨也不坦坦之
中有坦坦者在斯真所謂坦坦矣杭城再復軍事粗定
乃復歸於陶堰而姑病告亟遂至不起喪葬大事學博
君主之而太恭人佐之也其明年始克還杭蓋勞於外
者六年矣學博君服闋選授紹興府訓導太恭人相從
之官拊搗家事無不胥飾學博君無內顧之憂閒官無
事頗足優游狀亦以積勞而疾作未幾謝賓客於學舍
於是太恭人自紹歸杭杭之舊廬人稠而地隘蓋學博
君昆弟初不異爨至是實不能容乃有分居之議議定

太恭人謂諸子曰先人舊居諸伯叔宜居之爾曹曷他徙乎遂買宅馬市街屋宇雖寬做陋實甚繕完葺之塗丹牖之期年之後煥然一新卜日移居咸曰美哉莫乎是役也雖諸公子經營於外而實太恭人籌度於內信乎居內而履中矣履外卦爲乾乾爲良馬然則卜居馬市固其宜哉太恭人有丈夫子一知名於時孫七人曾孫四人瑤環瑜佩蘭茁其芽太恭人願而樂之壽觴舉慈顏和非所謂眎履者祥者乎行年八十神明不衰彖傳曰履柔履剛也以柔德而兼剛德柔則不折剛則不磷太恭人之由八十而九十而至於期頤吾於是卜之

矣再越十年

皇太后八旬萬壽而太恭人卽於是歲慶九旬開百表
國有大慶湛恩汪濊引年之典太恭人必躬被之上
尊之酒文綺之服燦列於前侯福貞貞豈有量乎吾請
一言以蔽之曰履而泰

日本島田彥楨母大野夫人六十有六壽序

余嘗選東瀛之詩凡五千餘篇釐爲四十卷而閨秀詩
得三十四人除紅蘭湘夢兩集外皆無專集故往往讀
其詩不知其人如津田桂爲橫山致堂之妻長女瓊翹
亦能詩夫妻母女一門風雅又如跡見花蹊門下弟子

甚多殆亦彼國中一不櫛進士然求其有禮有法卓然
女宗如我國所稱曹大家宣文君戴良之女鮑宣之妻
者余固未見其人焉今乃得之大野夫人矣夫人爲鹽
谷宕陰先生之外孫女宕陰者愛宕山之陰先生廬焉
故以爲號著宕陰存稿十三卷有六藝論三篇余讀而
喜之夫人受外家之教性又聰慧經典大義無不通曉
和歌漢史咸所誦習及笄歸篁村島田君君系出美濃
土岐氏厥祖食邑島田因氏焉敏而好學性嗜書籍往
往從人借鈔及入昌平學校得讀官庫書學益進自六
經諸子九流百家博覽無遺慶應紀元中魏科拜助教

寬政中幕府始設科試之制與選者數十人君爲之魁
主講席凡二十年進從四位升高等官一等方其始入
昌平學校岩陰先生適爲昌平校儒官奇君才薦於朝
以外孫女大野氏女焉卽夫人也夫人旣歸君以君劬
於學故家事皆自任之不以煩君上以奉蘋蘩下以治
米鹽事無鉅細咸有條理今島田之家長保先業不致
中替皆夫人之力也性又和順敬於夫子宜其家人島
田君幼失怙恃其伯姊實鞠育之後伯姊老島田君事
之如母奉養無不至夫人亦敬事之至老無違言卽此
一事夫人之才而且賢可以想見與我中土所謂曹大

家宣文君諸人豈有異乎余每歎泰西諸邦其婦女多
軼於禮法之外若東瀛則不然余嘗見其國人原善所
著先哲叢談載有二山義長之妻垂水氏及甲斐國田
中村農家女栗氏志節甚高可以風世爲采入茶香室
叢鈔豈非同文之國風化固不相遠乎觀於夫人益信
矣夫人今年六十有六生三子其長子鈞一爲第一高
等學校教官余未之識也其第三子曰翰來游吾國徧
歷蘇杭訪求古籍蓋有島田君之遺風敘其母夫人事
實乞余一言爲壽余爲壽文非古也前明歸太僕有壽
文三卷世病其多余又倍之豈宜復作惟念宥陰先生

有賢孫曰鹽谷青山於夫人乃中表兄弟也余年七十時青山曾爲製壽序一篇盛有所稱許刻其青山文鈔中然則余雖衰老何惜一言不爲夫人侑一觴乎切人不媚始書此贈之并歎余曩者欲以紅蘭湘夢盡東國閨才未免所見之小也